



万源市玉带乡的太平坎村,自古忠孝传家,人文气息浓郁。唐天宝年间,一条“西渝高铁”——荔枝道,将太平坎融入“一带一路”而繁盛千年。时过境迁,太平坎近几十年失去交通优势,成为偏远角落,而它的古风古貌却完好保存,说它是川东北“最美乡愁地”、“露天博物馆”、“第一古村落”,一点也不为过。



# 太平坎,川东北的“露天博物馆”

□秦超中

清明时节,与阿甘、胡杨树、山猫、黑猫、三九、铜豌豆几人商约,分别从达州、万源出发,来一场说走就走的“摩旅”、“背包旅”、“帐篷旅”,历时五小时,直奔太平坎。

## 太平坎村“青龙黄旗”

从玉带乡乡镇至太平坎村12公里路上,山高林密,几乎没有人家。刚进村口,良田屋舍、鸡鸣狗吠,不是桃源,胜似桃源。在一座“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”的七级佛塔下,遇见一位薅草的老大爷,大爷停下活儿,两手搭在锄把上,跟我们讲起了太平坎的来历。

话说唐朝开元二十三年朝廷建太平县,本选址在太平坎,且已建成东、西城,后来却因故须重新选址。在称土比土质的时候,有人暗做手脚,将其中一撮土轻轻捏了一下,结果太平坎的土略轻一些,太平县就这样“飞”到了今通江县洪口镇永安坝。太平坎因建太平县而名“太平”,又因太平县的突然飞走,给当地人心头留下了一道“坎”,“太平坎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听完来历,启动无人机,高空视野下,太平坎四面环山,三面临水,中间平坝油菜花盛开,形如一面黄旗。数十座青灰色古建筑前后相接,蜿蜒排列,如同一条长龙,镶嵌在旗帜上,好一幅“青龙黄旗”图。

## 解家大院“留匾退金”

走进村子,来到解家大院,一只猫咪警觉地从院坝里跳上窗台,回头“喵”了一声,又跳进屋里去了。

在邵姓大叔家一番安顿,又在大院里细细地走了一圈。解家大院为民国省参议员解明德的故居,晚清、民国两朝两代人合建,全木结构三进,呈台阶级上升,寓意“连升三级”。房三十余间,占地两千余平

米,数百张青石板幔地,梁、柱、挑、板壁用木料千余根。神龛、木窗、檐角花草装饰,雅趣横生;碌蹲二十个对称分布,镂空雕结合,形态各异;小天井内置花池,四水归堂,藏风聚财。特别是堂屋门画武将把守,威目圆睁,任你站在哪个角度,都在他视线之内,尽显传奇。

讲起解明德“留匾退金”的故事,解氏后人津津乐道。洪宪元年,四川清代唯一状元骆成驥为解明德送一寿匾,匾长298厘米、宽122厘米、厚3.5厘米,上书“寿永春晖”四个大字,每字鎏金。解明德将金粉从匾上全部刮下,退还骆状元,只留下木匾与墨宝,以示感谢。退金虽小,但解明德为人低调、不喜排场的品质,却让骆状元及乡里人打心坎佩服。

时光荏苒,解大老爷早已远去,但大院里的孟大莲老人似乎是不死的女神,102岁的她,说起话来,像是在表演“狮吼功”,中气十足,啧啧有声!

## 张家大院“五子登科”

从解家大院后门穿出,走在田间小道上,蜜蜂的嗡嗡声伴着油菜花的香,一草一木都是那么亲切。突然传来怪音,“上亿!”“我骑!”“哇!”,循声望去,原来是一位老伯在耕田,老伯姓张,他解释道,“上亿”是让牛走直线,“我骑!”是让牛往前走,“哇!”就是要牛停下来,铜豌豆美女两眼圆瞪,这语言好“牛”。

张老伯带我们走进张家大院,大院格局与解家大院相似,不同之处是历史更悠久,据张老伯介绍,堂屋顶有一匹瓦,上面有“大明XX三十年”字样,可以推断,大院距今四百多年了。在大院朝门口,一对双斗桅杆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,这可是万源市现存的对单杆挂双

斗的桅杆了,一支桅杆保存完好,通高六米有余,上刻“文光射斗”四个大字,另一支只剩石座。据张老伯介绍,双斗桅杆的主人叫张尔斌,文武双全。

张家大院后面,有一棵古银杏,五根枝干,同根生长。据传此树为张氏先祖张洪道栽种,张洪道生六子,分六大房,聚族而居;银杏发六枝,成六棵树,相互依偎。几百年下来,张氏六房其中一房无嗣,银杏六棵其中一棵枯萎。古银杏现在一根五棵,树大根深,被张氏后人称为“五子登科”,寓意张洪道五房后裔人才辈出,而那枯萎的一棵到现在还能看见痕迹。

## 黄家大院“骏马认祖”

离开张家大院,偶遇一位姓邹的退休老师,年近八十的他,走起路来,脚底生风,三两步就把我们带进了黄家大院,此时一个小女孩正追一只鸡兜兜着圈子,看见我们进来,憋着红彤彤的脸朝屋里喊着“婆婆”,示意有人来了。

黄家大院较为普通,但在清朝,院里出了一位举人黄思孟,官至松潘知府。大院后有一座同治年间的黄家“花坟”,占地百余平米,系父子夫妇五人合葬土冢墓,塚前建石质碑楼一座,四开间,五叠水,碑楼前有四柱顶帽碑亭一座,亭内阴刻记载了墓主生前品性德行及家谱渊源等文字内容。碑楼及碑亭可谓是无处不雕刻,传说“三百工匠修三年”,许仕林救母、猪八戒背媳妇、舞龙等场景图应有尽有。

话说元朝黄峭有三位夫人,各生七子,有一天,黄峭召集二十一个子,将家产均分成二十一份,分给各子后,黄峭作《骏马诗》,让二十一个子牢记在心,然后吩咐除三位夫人所生长子留居外,其余十八子即日登程,各往异方,各奔前程。数百年来,黄氏散居全国各地,当年的“他乡”又成了新的“故乡”,《骏马诗》逐渐成为了黄歇后裔的“认祖诗”。

当晚在解家大院邵大叔家晚餐,茼蒿、折耳根、苦麻菜、老盐菜等等,我们品尝了从未吃过的野菜盛宴,体验了一天大亮的乡村睡眠。第二天,摩托车“咕隆隆”离开太平坎越来越远,而当天早上的一幕场景却始终近在眼前:朴实的邵大叔不肯收食宿钱,和三九帅哥演练起了“太极推手”,最后,铜豌豆美女悄悄将钱放到了菜盘子底下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邮寄稿酬)

